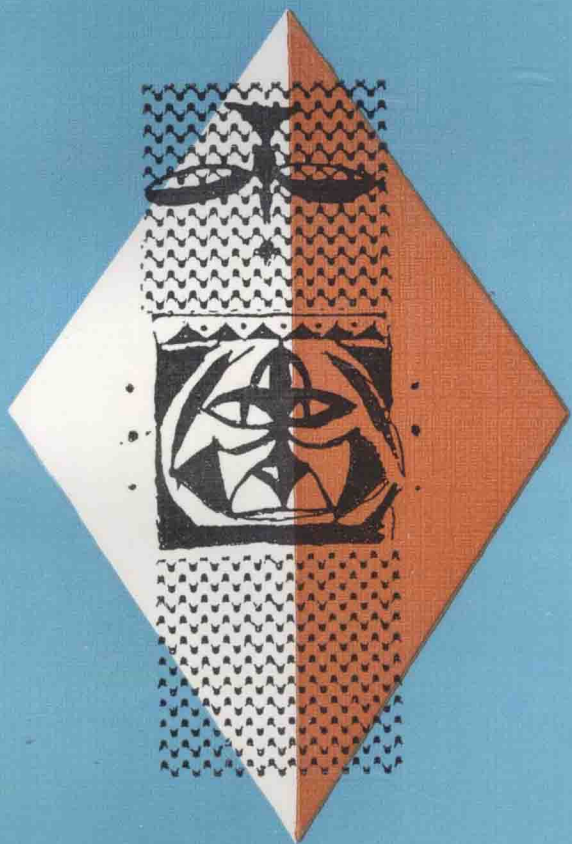


国家“八五”重点图书



LADING MEIZHOU WENXUE CONGSHU



美洲拉丁

诗选

赵振江编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国家“八五”重点图书

拉丁美洲诗选

赵振江编

(滇) 新登字 01 号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拉丁美洲诗选
赵振江 编
责任编辑：刘存沛

*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云南新华印刷二厂印装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7.25 字数：400,000

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199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222-02046-2/I·564 定价：19.00 元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编辑委员会名单

(按姓氏笔画排列)

尹承东	刘习良	刘存沛	许 铎
孙成敖	孙家孟	李德明	杨仲录
沈石岩	范维信	张广森	林 光
林一安	赵振江	赵德明	施永龄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出 版 说 明

拉丁美洲是一个举世公认的充满创作活力的大陆。拉丁美洲文学早就表明，它具有其他地区文坛少有的活力，并且已经占有受到当代文坛特别关注的地位。它为当今世界提供的新的文学发展模式和经验，有着巨大的借鉴价值。

为全面、系统并有计划地向我国广大读者、作家和文学研究者介绍拉美优秀文学作品，满足阅读、欣赏、教学和研究工作的需要，我社与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经过友好协商，决定从1987年起合作翻译出版“拉丁美洲文学丛书”。丛书以拉美现当代名家名作为主，全部从西班牙及葡萄牙文原文译出。

在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的支持下，我们拟通过几年的努力，使拉美优秀文学作品的介绍工作在我国形成一定的规模和特色，为繁荣新时期文学，为世界文化积累和交流作一点微薄的贡献。

移植·借鉴·创新

——拉丁美洲诗歌漫谈（代序）

—

拉丁美洲是个既古老而又年青的大陆。它有自己悠久的历史。然而从哥伦布第一次到达巴哈马群岛后有文字记载的文化和历史，至今却刚过五百年。

欧洲殖民者的到来中断了古印第安文化的历史进程。他们带来的不仅是权欲迷、宗教狂、黄金热，同时还有旧大陆的文化基因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在征服时期，作家本身就是探险家、征服者或他们的后代，其纪事体作品一般具有文学和历史的三重价值。这个时期的诗歌佳作不多，唯一的一部是规模宏伟、气势磅礴的民族史诗——《阿劳加纳》，作者是阿隆索·德·埃尔西利亚·伊·苏尼加（1533—1594）。

埃尔西利亚·伊·苏尼加出生在马德里的一个贵族家庭，21岁时参加了征服美洲的行列，先后转战利马和智利。大约在

1557年他参加了对阿劳坎人的战争。土著居民英勇顽强、宁死不屈的大无畏精神震撼了他的心弦，在战斗间歇时，他将那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和惊天动地的战斗场面记录下来。在1569、1578和1589年分三次出版了《阿劳加纳》全诗。

正如拉丁美洲文学史专家安德逊·因贝尔特所说，“《阿劳加纳》在史诗中堪称妙笔，它是第一部以作者亲身经历撰写的史诗，是第一部以诗歌的形式歌颂美洲的作品。”诚然，埃尔西利亚是西班牙远征军的一员，他在创作这部史诗时，没有丝毫的美洲意识，然而可贵的是他摆脱了传统的狭隘民族主义的偏见，客观地再现了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是史诗高于征服时期同类作品的原因所在。法国著名作家伏尔泰在《论史诗》中对《阿劳加纳》作了高度的评价，他将科洛科洛的形象与《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人的勇猛将领赫克斯托相提并论。史诗的标题已充分表明，他着力赞扬的是阿劳坎人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深谋远虑的科洛科洛，勇敢机智的劳塔罗，英勇善战、视死如归的考波利坎等真实的历史人物，无不刻画得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令人肃然起敬。作者虽然一般地歌颂了西班牙征服者的功绩，但对征服者的残暴行径是持保留态度的。在全诗中，远征军总指挥门多萨的名字很少出现，这同作者对阿劳加纳的赞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是因为这样，在史诗第二卷出版后，作者受到费利佩二世的冷遇和门多萨的仇视，遭到奸佞的诬陷；也正因为这样，史诗的出版引起西班牙文学界的重视，并赢得了千百万读者的崇敬和赞扬。

在殖民统治时期，在拉丁美洲诗坛占主导地位的是巴洛克风格。这种过分雕琢、堆砌、豪华的艺术与殖民地统治阶级安富尊荣、浮夸虚饰的精神正相吻合。尤其是西班牙诗人贡戈拉的绮丽文风和克维多的警句主义对拉美诗坛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来源于意大利的巴洛克风格，经西班牙人

传到美洲后，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不仅因为它所表现的对象与欧洲不同，而且还因为它吸收了印第安文化的成份，贝尔纳多·德·拉·巴尔武埃纳（1568—1627）的《伟大的墨西哥城》就是典型的例证。

在这个时期，美洲诗坛上升起了一颗耀眼的明星，这就是被人们称为“第十个缪斯”的墨西哥女诗人索尔·胡安娜·伊内斯·德·拉克鲁斯（1651—1695）。

胡安娜·伊内斯自幼博学多才、容貌出众，被选为总督曼塞拉侯爵和夫人的侍从女官。为摆脱贵族们的追求，她在16岁时进修道院，长期潜心读书并进行科学研究，后因教会势力和社会偏见对她的学术活动和追求男女平等的思想的巨大压力，被迫放弃写作和研究活动。

胡安娜·伊内斯的文学创作以诗歌的成就最高。在流传下来的仅有的三卷诗集中诗人的得意之作是《初梦》。这首自由体长诗分为十二节，共九百七十五行。诗人通过变幻莫测的梦境，在色彩绚丽的太空遨游。她用生动的比喻和夸张的语言，将数学、物理、生物等科学知识形象化，并与哲理、神话融为一体，表达了自己对光明终将代替黑暗、知识必定战胜愚昧的信心。《初梦》不仅是女诗人的一夜之梦，而且是她一生精神悲剧的缩影。她终生渴望在知识的海洋里净化自己的灵魂，渴望通过读书使自己超凡脱俗，攀上智慧的高峰。然而黑暗的社会使她的梦想破灭，而且过早地吞噬了她生命的光辉。

索尔·胡安娜的诗作丰富多彩形式多样，包括格律诗、自由诗和民间谣曲等各种艺术形式，尤其是爱情十四行诗，写得含蓄、热情、凄楚、动人，《泪流慰痴情》是拉美抒情诗中的精萃。在民间谣曲中，她用拉丁语、西班牙语、印第安人的纳瓦特语乃至黑人的方言进行写作，是为了让所有的人都能在节日里放声歌唱，这不仅表现了她对下层人民的同情，而且标志

着诗人进入中年后，她的爱情向博爱转化。

在索尔·胡安娜的作品中，另一个鲜明的主题是对男女平等的追求。用四行诗形式写成的《对一味责备女性、自己言行不一的男人们的反诘》就是她的代表作。

在巴西，这个时期最重要的诗人是格雷戈里奥·德·马斯托(1633—1696)。

进入18世纪后，巴洛克风格日趋衰落，代之而起的是洛可可风格，然而后者不过是前者的变种和发展。洛可可源出于18世纪初法国的宫廷艺术，含“螺贝”的意思，用以形容造型艺术中卷曲的线条和繁琐的装饰。在诗歌创作上，洛可可风格迎合宫廷贵族的需要，用浮华、虚饰的词藻描绘他们奢侈的生活。因此，在这类诗歌中，不可能产生传世佳作。

18世纪下半叶，法国的启蒙思想逐渐传入美洲。在土生白人的知识阶层中，渐渐形成“美洲意识”。一场席卷拉丁美洲的革命风暴日益迫近，它孕育的一代新的诗人将以新的面貌出现在拉美诗坛。

二

1790年，海地革命爆发，揭开了拉丁美洲独立运动的序幕。到1810年，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纷纷起义，形成了全面的革命浪潮。1826年1月，西班牙驻秘鲁卡亚俄港的残军向玻利瓦尔领导的起义部队投降，至此西班牙在南美大陆的殖民势力全部崩溃，长达三百年的殖民统治宣告灭亡。

在文坛上，作为巴洛克风格的对立物，新古典主义文学的产生和发展是和拉美各国的独立运动同步进行的。这个时期的

新古典主义作家和诗人，往往又是政治家、思想家乃至军事家。他们为拉丁美洲的独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古典主义文学是和启蒙运动的思想一起通过法国和西班牙传入拉丁美洲的。古典主义到美洲以后，充实了新的内容和形式，被称为新古典主义。拉丁美洲的新古典主义文学有以下几个特点：

(1) 拉美作家主张文学应该成为斗争的武器，“独立和自由”、“科学与进步”是诗人灵感的源泉。

(2) 在崇尚古希腊、罗马文学大师的同时，注意从古印第安文学中吸收营养，比如在许多新生共和国的国歌中、既有对奥林匹斯山众神的颂扬，也有对古印第安传说中诸神的赞美。一些学者积极发掘和整理古印第安文学。

(3) 以共和国主人的姿态热情讴歌美洲大地的自然风光。不少诗人以维吉尔的《农事诗》为楷模，以耕耘、放牧为题材，鼓舞人民去开发和建设家园。

(4) 在诗歌技巧方面，诗人继承了西班牙文艺复兴的传统。当时最流行的诗体是七音节和十一音节诗句交替使用的席尔瓦。

著名的新古典主义诗人有何塞·华金·德·奥尔梅多(1780—1847)、安德雷斯·贝略(1781—1865)和何塞·马丽亚·埃雷迪亚(1803—1839)。

奥尔梅多是拉美独立战争中杰出的歌手、新古典主义诗坛上具有代表性的诗人。他生于瓜亚基尔，毕生为拉丁美洲的独立而奔波。曾任瓜亚基尔三人执政委员会成员、厄瓜多尔共和国副总统等职。诗作《胡宁大捷：献给玻利瓦尔的颂歌》和《献给米纳里卡的胜利者弗洛雷斯将军的颂歌》以雄浑磅礴的气势、奔放的激情、惊人的笔触使他成为同时代诗人中的佼佼者。

在《胡宁大捷》中，诗人热情讴歌了拉美独立运动的伟大领导者西蒙·玻利瓦尔。全诗可分为七部分，共九百零六行。前三部分写胡宁大捷，后三部分写阿亚库乔大捷，中间的“爱国者胜利之歌”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安德雷斯·贝略是拉丁美洲新古典主义诗坛的杰出代表，启蒙文化的一代宗师，是一位世界文化名人。他出生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曾做过西蒙·玻利瓦尔的家庭教师和助手，对拉美独立运动作出了特殊的贡献。早期发表了《疫苗的颂歌》、《阿纳乌科颂》、《船之歌》、《巴伊伦胜利颂》等诗歌作品，1823和1826年先后发表了《致诗神》（又译作《与诗谈论》）和《热带农艺颂》。安德雷斯·贝略在政治、哲学、法学、历史、教育等方面都有很多著述，作出了卓越贡献。1861年当选为西班牙皇家科学院通讯院士。

贝略的诗歌创作虽非他的主要成就，却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致诗神》和《热带农艺颂》是他计划中的以《阿美利加》命名的组诗中已完成的两首。这两首长诗被称作“美洲席尔瓦”的典范，是新古典主义诗歌中脍炙人口的名篇。在形式与格调上，它们具有古典主义的风格和田园牧歌的神韵；在思想和内容上，它们又与古典主义不同，宣传了启蒙时期的人文主义精神；在气势和感情方面，又颇具浪漫主义的风范。因此，它们代表了拉丁美洲新古典主义诗歌的典型特征。

贝略这两首“美洲的席尔瓦”是美洲主义文学的宣言，是用诗歌写成的美洲文化独立的纲领。当然由于贝略并没有脱离西班牙以及古希腊、罗马的文学传统，在他的诗中存在着内容和形式的矛盾是不足为奇的。

在艺术技巧上，贝略的诗歌有其独到之处。明喻、隐喻以及拟人法的运用，使他的作品鲜明、生动，富有感染力；词序交错、句式参差、韵脚灵活、声情并茂，读来朗朗上口，悦耳

动听。

至于古巴诗人何塞·马丽亚·埃雷迪亚是属于新古典主义还是属于浪漫主义，文学史专家虽有不同的看法，但一致认为他兼有这两个文学流派的特征，是一位典型的承上启下的作家。

埃雷迪亚同奥尔梅多和贝略一样，都是拉丁美洲独立运动的歌手，但他的诗作却与后二者迥然不同。奥尔梅多和贝略的爱国热情是通过歌颂战争的胜利与共和国的诞生来表达的。埃雷迪亚的祖国直到 1898 年才获得独立。他的一生是在流亡中度过的。因此，他的爱国感情常常蕴含在思乡之中，《流亡者之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作为长年在异国飘泊的游子，诗人的内心深处有着难以愈合的创伤。他对自己海岛的怀念是深切、自然的，也是理想化的。他怀念那里的海风、棕榈和阳光。他把美丽的家乡想象成乐土，他热爱自己的故土，但却不曾在那里扎根，或者说，他没有在任何地方扎根。无论在美国或墨西哥都是如此。引起他怀念家乡的另一个因素，是他在人生旅途中萌发的第一次爱情。初恋虽然没有获得“投桃报李”的结果，却给他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它像一道绚丽的彩虹不时在他的诗作中折射出来。埃雷迪亚热爱祖国、渴望独立、正义和爱情，然而这一切对他来说，不过是海市蜃楼般的幻景，实际伴随他的却是痛苦、不幸和孤独。因此，在他对美洲大自然的礼赞中，总是或明或暗地流露出忧伤、悲哀的情感。

《在乔卢拉的神坛上》和《尼亚加拉的颂歌》是埃雷迪亚的代表作。

到了 19 世纪 30 年代，拉美大多数共和国已经先后建立，但诗人们所追求和憧憬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并未产生，相反却出现了军阀（考迪罗）混战和独裁统治。理想的破灭导致了诗人们内心的疑惑和苦闷。这时，崇尚理智、注重教诲的新古典主义已经不能表达诗人的心声，于是抒发诗人的苦

闷和愤怒感情的浪漫主义逐渐兴起。拉丁美洲气象万千的自然环境、波澜起伏的历史进程和动荡不安的社会生活为诗人提供了丰富的灵感和源泉。从此，色彩缤纷的浪漫主义之花在拉美诗坛上竞相开放争奇斗艳，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拉美诗人深受雨果、拉马丁、拜伦、歌德、海涅等欧洲浪漫主义大师的影响和启迪。但是他们的根是扎在美洲大地上。他们歌颂美洲的自然风貌，叙述美洲的人世浮沉，抒发美洲人的喜怒哀乐。拉丁美洲的浪漫主义诗人多将自己与国家的命运融为一体，而不像欧洲文坛那样明显地分为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两派。

在拉丁美洲诗坛上，浪漫主义与新古典主义是紧密相连的。古巴诗人埃雷迪亚已经站在浪漫主义的门口，与他同时代的新古典主义诗人一般也都具有浪漫主义的气魄和激情。

从题材上看，对大自然的讴歌和对爱情的吟咏是浪漫主义诗歌的主要内容。然而由于诗人生活的时代不同，作品的神韵也有所变化。在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浪漫主义诗歌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前期诗人主要受法国和英国浪漫主义的影响，感情奔放，笔力雄劲，注重语言的创新；到60年代以后，共和国已经巩固，社会日趋安定。诗人们主要受西班牙诗坛和法国单纯追求形式完美的帕尔纳斯派的影响，作品内容开始注意对社会和人生的探索，在情调上带有更多的感伤主义色彩，在艺术上更加注意语言的精巧、形式的典雅与韵律的和谐。

在西班牙语美洲的浪漫主义诗人中，前期的代表人物有：阿根廷的埃斯特万·埃切维里亚（1805—1851），哥伦比亚的何塞·欧塞维奥·卡罗（1817—1853），墨西哥的伊格纳西奥·罗德里格斯·加尔万（1816—1842）和费尔南多·卡尔德隆（1809—1845），古巴的何塞·哈辛托·米拉内斯（1814—1863）、赫尔特鲁迪斯·戈麦斯·德·阿韦利亚内达（1814—1873）和加夫列尔·

德·拉·贡塞普西翁·巴尔德斯（1809—1886），玻利维亚的里卡多·何塞·布斯塔曼特（1821—1884）等。

浪漫主义后期的著名诗人有：墨西哥的伊格纳西奥·曼努埃尔·阿尔塔米拉诺（1834—1893）、曼努埃尔·阿库尼亚（1849—1873），哥伦比亚的拉斐尔·蓬博（1833—1912），委内瑞拉的何塞·安东尼奥·麦丁（1804—1874），何塞·佩雷斯·博纳尔德（1846—1892）、阿根廷的奥莱加里奥·维克托·安德拉德（1839—1882）、秘鲁的曼努埃尔·贡萨莱斯·普拉达（1848—1918）以及乌拉圭的胡安·索里利亚·德·圣马丁（1855—1931）等。

浪漫主义诗人继承了新古典主义诗人的传统，尤其是前期浪漫主义诗人，他们的诗歌创作与反对军事独裁、争取民族独立（在古巴）的政治斗争息息相关；就是在讴歌美洲的大自然和英雄人物的时候，也注意突出本大陆的特色，而且常常糅进美洲印第安人的神话传说。

在文学美洲化的进程中，在阿根廷和乌拉圭产生了一种独具特色的诗歌形式——加乌乔诗歌^①。它起源于潘帕斯草原上的民间歌手（Payador）的演唱。到1810年左右，由帕亚多尔（民间歌手）创作的民歌在走向没落，而由文人模仿帕亚多尔以加乌乔人名义创作的诗歌则开始兴起。巴托洛梅·伊达尔戈（1788—1822）是第一个创作加乌乔叙事诗的诗人。他的诗首先是口头传诵的，然后才用传单的形式散发。在加乌乔史诗的创作中，有三位诗人获得了特殊的声誉：

伊拉里奥·阿斯卡苏比（1807—1875）的代表作是《桑托斯·维加》（又名《拉弗洛尔的双生兄弟》）。

埃斯塔尼斯拉奥·德尔坎波（1834—1880）的代表作是

^① 亦译为高乔诗歌

《浮士德》。

然而，使加乌乔叙事诗真正达到史诗规模的是何塞·埃尔南德斯（1834—1886）的《马丁·菲耶罗》。

在论及《马丁·菲耶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时，有人将它与西班牙黄金世纪的古典名著《堂吉珂德》做了一个类比。虽说有些牵强，却也不无道理。如果说《堂吉珂德》达到了一种文学形式——骑士小说的顶峰并结束了骑士小说的时代，《马丁·菲耶罗》同样达到了另一种文学形式——加乌乔史诗的顶峰并结束了加乌乔史诗的时代。自出版以后，它一直受到阿根廷人民的爱戴，他们把它看作自己的民族史诗。

巴西诗坛的情况与西班牙语美洲大致相同。18世纪下半叶，巴西出现了“米纳斯吉拉斯州”诗人。从文学流派上说，他们属于新古典主义范畴。克拉乌迪奥·曼诺埃尔·达·科斯塔（1729—1789）和巴西利奥·达·加马（1741—1795）是他们中间的佼佼者。1822年，巴西以和平的方式赢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从而结束了与世隔绝的状态，诗人们把自己的眼光转向葡萄牙以外的欧洲。于是，浪漫主义诗歌在巴西大地上蓬勃地发展起来。在浪漫主义诗人中，安托尼奥·贡萨尔维斯·迪亚斯（1823—1864）、阿尔瓦雷斯·德·何塞维多（1831—1852）、卡斯特罗·阿尔维斯（1847—1871）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为巴西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三

1826年1月23日，西班牙在美洲大陆的最后一支殖民军向玻利瓦尔投降。三百年的殖民统治就此宣告基本结束。但是

长期沦为殖民地的拉美各国，从经济基础到意识形态都很薄弱，无法将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经济的落后为帝国主义的巧取豪夺提供了有利条件。英国金融资本大量渗透到阿根廷、乌拉圭、智利、秘鲁等国，将那里的铁路、矿山、港口和农牧业加工厂掌握在自己手里。美国自从宣布了臭名昭著的门罗主义之后，更是迫不及待地向南扩张，侵吞了墨西哥一半以上的领土，干涉古巴和波多黎各的独立，控制了整个加勒比海地区。这样，在拉丁美洲就形成了前门逐狼、后门进虎的局面。

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形势下，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个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感到前途渺茫、颓唐沮丧。这种思想感情首先在最能反映时代气息的文学形式——诗歌上表现出来。在拉丁美洲诗坛上，独立战争时期朝气蓬勃、积极乐观的浪漫主义诗歌凋零了，代之而起的是逃避现实、脱离群众、讲究形式、注意技巧的现代主义诗风。在艺术上，诗人们追求构思的新奇、用词的典雅和韵律的自由与和谐。他们消极地沉醉在自己的诗歌天地里，企图通过艺术技巧的改革，来摆脱宗主国文学的影响，从而表达要求民族独立的愿望。现代主义文学运动是资产阶级文人处在精神危机之中而又不甘寂寞的产物。从本质上说，现代主义诗歌具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它是浪漫主义要求超脱现实而走向极端的表现。在艺术上，它又是对浪漫主义的否定，将无可奈何的哀怨忧伤压缩在精雕细镂的华贵造型之中。

现代主义诗歌从法国帕尔纳斯派和象征主义诗歌中吸取了营养。印象派和颓废派也给它打上了明显的烙印，前者表现在对色彩印象的捕捉和对朦胧意境的追求，后者则表现在诗歌主题的“非道德观念”。

但是现代主义诗人的借鉴绝不仅仅限于法国文坛，他们的视野更为开阔。他们向沃尔特·惠特曼学习了文学自由，向爱

伦坡学习了音乐性。他们不但学习和模仿同时代的西班牙作家，而且也从中世纪和黄金世纪的宗主国文学中吸收了营养。

尽管有上述形形色色的因素，现代主义诗歌却是一种全新的文学流派。无论题材、感情、词汇、形式都是新的。这种创新也波及到散文和小说。这种崭新的华丽文风，像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使伊比利亚半岛对拉丁美洲的文学影响发生了逆转。拉丁美洲文学第一次以自己独特的风格对欧洲文坛产生了反作用。

现代主义诗歌的基本特征首先在于诗人要成为自己作品的主宰，要由自己来决定作品的形式和内容。鲁文·达里奥在《世俗的圣歌》的前言中就引用了德国音乐家华格纳对其弟子说的话：“最重要的是不要模仿任何人，尤其是不要模仿我。”在前言的末尾，他再次强调：“第一条法则就是创造性：创造。当一个缪斯为你生了儿子，其余八位也就怀了孕。”正是这种态度使外来的艺术借鉴与美洲的主题思想得到了统一；也正是这种态度，使现代主义诗人的格调截然不同，有的在“象牙之塔”里陶醉，有的发出了抗议的呼声。

现代主义诗人的个人主义气质使他们的作品具有主观色彩、对社会的离心倾向和对自由的夸张。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主义实现了浪漫派作家所追求的双重自由：人的自由和艺术家的自由。前者使这个流派与颓废派联系在一起，后者使它成了第一个具有拉丁美洲特色的文学流派。

总起来说，现代主义诗歌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1) 逃避现实、脱离群众：大多数现代主义作家都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他们热衷于纯粹的美，不承认文学的社会作用。他们将自己封闭在虚构的“象牙之塔”里，逃避眼前残酷的现实，没有勇气正视贫穷、落后和非正义的人压迫人的社会。